

被拐

杨妞花的人生，在5岁那年被改写。

杨妞花的家，距离世界地质公园，5A级旅游景区的贵州织金洞只有5分钟车程。这是一片喀斯特地貌发育完整的地区，溶洞遍布大山。站在杨妞花家门口，可以看到对面山上有一个大溶洞。

从1995年5月被拐卖算起，杨妞花回家用了26年。

1991年，1岁的杨妞花和父母、姐姐一起来到贵阳生活。杨妞花家租住在铁路旁两层小楼的二楼。二楼三间房，杨家在中间。出门右边的房间住着一个大人带着小孩。这个邻居穿着中性，短头发，还抽烟，“那时候我以为她是个男的，所以叫大伯”。

正是这个“大伯”余华英，于1995年5月拐走5岁的杨妞花，把她卖到了河北邯郸的农村。

杨妞花和余华英带着的孩子经常一起玩耍。杨妞花有一双溜冰鞋，玩耍时和那个孩子互换了“眼珠会动”的洋娃娃。后来杨妞花反悔，又去把溜冰鞋换了回来。

被拐走那天，这个孩子来叫杨妞花到家里玩。余华英在家，蹲下身来问杨妞花想要什么，带她去买。杨妞花说想要织毛衣的签子，因为她学了一点织毛衣方法，想给洋娃娃织件毛衣。

余华英带着杨妞花下楼，杨妞花的姐姐追了出来。余华英让姐姐先回去，说买好东西给她带回来。很多年后，杨妞花的姐姐还在自责，“我是看着妹妹被带走的”。

坐汽车，转火车，余华英带着杨妞花一路往东北方向走。火车上杨妞花睡觉醒来，看到窗外黑着，车厢里灰蒙蒙的，她哭闹着要回家。余华英一把拉开窗户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再哭就把你扔下去。”

在邯郸农村，余华英焦急地寻找买家，十几天无果。后来中间人告诉杨妞花：“别人想买儿媳，你太小了，卖不出去。”等待期间，余华英很烦躁，她用很烫的水给杨妞花洗头。杨妞花跳着喊疼，被余华英抓住一顿殴打。

杨妞花记得那天特别冷，路边还有雪，一个老头骑着自行车，带着后来的“奶奶”找到余华英。“奶奶”解开大襟褂子，掏出一把钱给余华英。随后拿个棉被包住杨妞花，让她坐在自行车横杠上，去到她后来的“家”。后来，“奶奶”经常说：“你是花2500元买的。”

成长

在邯郸农村，杨妞花生活在一个有“奶奶”和“哑爹”的家里。她努力适应北方农村的生活，下地干活，在屋顶晒玉米和花生，每天割猪草喂两头猪。她很少穿新衣服，照小学毕业照时，别的同学穿长袖，就她穿着旧短袖。鞋子底磨破了，她把自行车内胎的皮剪一块贴上，继续穿。

照顾“奶奶”的重担也落在杨妞花身上。小学离家几十米，每天中午她要回家给“奶奶”做饭。“奶奶”血压高，身体不好，有时会在床上大小便失禁，杨妞花还要为其擦身洗衣。

杨妞花童年唯一骄傲的，是她学习成绩很好，“优秀学生”的奖状贴了一面墙。

10月25日，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，余华英被判死刑。

走出法庭，杨妞花被媒体和寻亲家庭团团围住。“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得到了严惩。”她说。

余华英被判死刑后，杨妞花鼓励大家“好的都在后头”。

5岁时被拐，用将近30年找回向往的平凡生活

『回家』后的她，叫杨妞花



10月22日，在贵州织金县老家，杨妞花和外婆在一起。 新华社发

小学毕业，家里不再送杨妞花上初中。她到旁边景区的一个超市打工，干配货的工作，每个月300元工资。半年后，“奶奶”又生病了，杨妞花只好再回家，照顾她饮食起居。

比起体力上的累，心里的苦才更压得杨妞花喘不过气。周围有人说她是“童养媳”，小学毕业后，因为家长的阻拦，最好的同学不和她玩了。“奶奶”觉得杨妞花有以前的记忆，不服管、有主见，经常说“你赶紧长大吧，把买你的钱还给我，随你爱往哪里走”。2008年“奶奶”去世，杨妞花用2800元钱安排送葬等事后，“我把买我的钱还清了”。

成年后，杨妞花有了自己的家。她和丈夫结缘于相亲，那是她第一次相亲。她的条件很简单，甚至有些“卑微”，不论男方条件，“只要婚后不打我就行”。随后又补充说，“其实偶尔打一次也行”。

杨妞花对这个新家珍爱无比。地板用拖把拖了，还要用抹布再擦一遍，“恨不得用吹风机吹干”。在她和丈夫共同努力下，这个小家买了新房，购了汽车，还有了3个可爱、懂事的孩子。

寻亲

杨妞花结婚，甚至生孩子之前，都没有认为自己是被拐的。她从小被灌输的是“老家穷，亲生父母把你卖了”……

结婚后，杨妞花把童年的记忆告诉丈夫。吃鸡腿、溜冰鞋、有鸟笼……这些记忆碎片让丈夫觉得她的亲生家庭应该不穷，不至于把孩子卖掉，应该被拐卖的，鼓励她寻亲找家。

2012年，杨妞花到公安机关采血，等待比对。此后10年间，她通过村里人提供的只言片语的信息，陆续把寻亲地聚焦到四川、云南等地。2021年，杨妞花录制了一段视频，通过寻亲志愿者发布到网上。“我喊外婆是‘阿布达’发音”“喊妈妈是‘妈依’发音”“我老家住山区，站在猪圈上可以看到一个大山，大山上有山洞”……杨妞花描述的这些信息，进一步缩小了寻亲范围。特别是外婆的发音是“阿布达”，贵州的网友看到后马上联系她，说贵州的苗族

就是这样叫外婆。

很快，杨妞花的姐姐杨桑英打来了电话，姐妹俩比对了信息，特别是买毛衣签子这个细节一对上，瞬间让二人坚定了信心。

她们在电话里这样对话：“这么多年，你们怎么不找我？”

“我们一直在找你，哪里都找了，就是找不到。”

“你把爸妈的电话给我。”

“爸妈早就死了……”

杨妞花说，那一瞬间她五味杂陈，“没找到，我至少还有个念想；找到了，父母已经不在在了”。

2021年5月15日，杨妞花回到了贵州省织金县官寨乡小妥保村，她真正的家。5月16日，杨妞花在父母坟前痛彻心扉，“我找到了家，却早就没有了家”。

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，杨妞花回家才知道，5月16日（农历四月初五）是她的生日。杨妞花的丈夫，赶来的6个姨妈给她买了7个生日蛋糕，家里来了很多亲戚，放鞭炮迎接她。她说：“我结婚时来了17辆车迎亲，回家了来了20辆车。”

追凶

杨妞花彻底明白了，自己当年是被人贩子拐卖的。回到邯郸后，她向警方报案。

她说，当时针对的是村里拐卖中间人报的案。中间人在供述时，提到“小余”，杨妞花马上喊出“是余华英吗？”这个在她记忆里埋藏的名字，一下被唤醒。

经过多方努力，2022年6月，余华英被警方抓获。

2023年7月14日，杨妞花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余华英，“她五官轮廓没变，只是头发白了”。

2023年9月，贵阳中院公开宣判，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。2024年1月，贵州省高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，发回重审，法院认为，原判遗漏原审被告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，部分事实不清楚，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罪事实，应予重审。

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2024

年10月25日，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，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听到判决那一刻，杨妞花的眼泪应声而落。走出法庭后，她被众多媒体和来自各地的寻亲人士一圈圈包围着。她说，法庭上，她见到了垂头丧气、双手发抖的余华英。这是此前四次见面中，从未有过的情景。

释怀

如今的杨妞花，成了一名助人寻亲的志愿者。前段时间，她整理了1000份寻亲启事，用防水材料打印后，一部分寄往外地，一部分贴在本地跑长途的货车上。她想借助网友的信任，去帮助更多有着相似经历的家庭。她一次次接受媒体采访，就是想鼓励更多有同样经历的人勇敢站出来。

现在，她会经常往返河北和贵州两地。她说，每次回贵州老家时的心情都很复杂：为周围全是亲戚而开心，也为少了父母而难过。

26日晚，疲惫的她，从贵州回到了河北，回到邯郸的家。这是她长大的地方，也是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好心人。她说现在喜欢这个地方，还约姐姐全家一起来过年。客厅墙上，是一张9人全家福，那是她和姐姐两个家庭的全部成员。也是她们相认后，第一次一起过年。

27日，她对记者说，等到余华英案完全结束后，她想放下过去的一切，回归正常人生活。就像她微信页面介绍的那样——“归零，更新，重启，向上，释怀。”她说，找到家那一刻，很多事都已释怀。她一直努力寻找父母，只是想让自己过得很好。而没能见面的遗憾，却永远无法释怀。

在邯郸，她叫李素燕；找到亲人后，她改回了真名——杨妞花。看到新身份证上的名字，她笑了。她说，“回家”后的她，叫杨妞花。“想把这个名字一直叫下去。”

“我想要的人生，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。”用了将近30年，那个执着的女孩，找回了她向往的平凡生活。

据新华、中新等